

商君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西吳嚴
氏校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商君書新校正序

西吳嚴萬里叔卿譔

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誤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攷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孝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以王道而未入似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不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之生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以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迂闊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輕刑罰薄稅斂使四民各安其業于是爲之興禮樂崇詩書涵育於善化脩其孝弟誠信養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

由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所樂而人心歸之天命歸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其事不同其道一也由是者治反是者亂故曰學帝不成者王學王不成者霸學霸不成者亡蓋以力服人力竭而變生以惠服人惠成而化盛帝王之道順人之性而相與安之故能享國久長而天下食其福也今鞅之書曰王者刑九賞一又曰六蝨者禮樂詩書脩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國有十二者必貧至削於虜是直與帝王之道爲寇讎而已矣彼不計勢之必窮而紐於說之易售其處心積慮偏怙其法之必行束縛之馳驟之招之以告訐羅之以連坐壹之以農戰以坐收其富彊之實而不顧元氣盡削胥秦人已化爲虎狼而孝公不悟也數傳至始皇益不悟也席其成業遂能鞭撻九有橫噬六合于是山東戍卒揭竿一呼而秦瓦解矣向使鞅能堅持其帝王之道將不見用

而其效或不如任法之速而秦久安長治矣然而鞅安知所謂帝王之道也僞也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以申其任法之說而詎知亡其身以亡人國乎夫帝王之道無近功亦無流弊故君子斷不舍此而取彼也或曰審若是宜遏絕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以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輸於秦而功及於後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孝公而滅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仲冬月吉書

商君書總目

第一卷

更法第一

墾令第二

農戰第三

去彊第四

第二卷

說民第五

算地第六

開塞第七

第三卷

壹言第八

錯法第九

戰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斬令第十三

修權第十四

第四卷

徠民第十五

刑約第十六 篇七

賞刑第十七

畫策第十八

第五卷

竟內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第二十一 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慎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並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復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亡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其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鑄本始更法止定分爲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

正謬誤最爲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
宋無鐫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
已有所亡失也舊本缺總目范本有今
遂錄爲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卷第一

西吳嚴萬里叔卿校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
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
之道秦本范本無君曰代立不忘社稷
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
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
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
無名史記作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
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元本同
馬貞素隱云案商君有獨知之慮者必
書非作負今據改見驚於民元本驚作驚於人今據改唐避
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素語曰愚者闇於
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
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郭偃之
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
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
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

上文及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
史記改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
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
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
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學
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
史記作以此兩者居官守非所與論於
法可也當屬以意刪改法之外也范本無三代不同禮而王本舊
作周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五霸不同
禮法並舉作道訛今改正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
更禮而不肖者拘焉史記李善註文選
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
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
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
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
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
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

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

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

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古史記本作不法古今據索本

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作諸本及史記今據

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元本殷本

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然則反

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記史

作反古者不可非君無疑矣孝公曰善

吾聞窮巷多悵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

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器焉拘世以議

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

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

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敗農不敗

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

壹而民平諸本作一上壹則信信則

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

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

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

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

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

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

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

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國本有民不賤

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

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

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

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

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

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

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

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

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

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

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

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

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

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

情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
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
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
食秦本苑本作無則必農農則草必墾
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
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
商賈少農不能喜酣頤大臣不爲荒飽
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善酣頤則
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
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
刑而連其罪則徧急之民不鬪很剛之
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
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
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
本作擅徙元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
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
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
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
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以得

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
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
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
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
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
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
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
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
本苑本作自給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
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
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
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
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
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
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過舉不
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
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
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
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
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

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資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

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

乘枉木也

乘秦本作繩疑誤

愈不冀矣二者不

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

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

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

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

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

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

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

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

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秦本作私則

國力搏案搏古與專通左傳若琴瑟之搏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搏三國之

入不專一也秦本范本作搏搏形近致訛今從國力搏者疆國好言談者削

元本下同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

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

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

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

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

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

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

已矣

案外字疑誤

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

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

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

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如此則民務焉

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

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

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

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與兵而伐必取

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

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

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秦本

范本作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非盡能

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

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昏於

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

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

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

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

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衆故其

國貧危今夫螟螣蚘蠋春生秋死一出

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
此其為螟螣蚘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
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
之之術也秦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
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
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
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
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
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士則無作大訛則無
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
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
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
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
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日暮從事
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
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
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
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
作避農戰不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
疊避農字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秦本

范本搏作搏與前作搏並以形近致訛下同是以聖人作壹
搏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
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
彊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
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
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
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
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
也者彊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彊敵破
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
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
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
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
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
而彊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
實用秦本范本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
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
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
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
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

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彊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彊第四

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彊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彊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彊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融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施本無曰美何好上有六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彊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治去訛治大國小治小國大

彊之重削弱之重彊夫以彊攻彊者亡以弱攻彊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國彊而弱此依元本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蠹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蠹官必彊舉榮任功曰彊案榮字疑誤融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欲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下有行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人字與下斬合篇語同而文誼未全今從秦本

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以死國無敵者疆疆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疆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疆作壹十歲百歲疆作壹百歲千歲疆千歲疆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疆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疆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疆案九當作五下說民篇亦作五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疆以宿治者削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疆舉民衆以今從葉校本乙增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疆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疆疆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

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秦本作粟生而金死而金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錄文集四十六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引並有今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楊慎引國疆疆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此秦本無馬牛芻藁之數欲疆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疆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商君書卷第一

商君書卷第二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案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彊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彊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一亡百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必百罰重爵尊賞

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舊本多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蟲有蟲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彊諸本國彊字在貧者富下今案貧下又有國弱字三官無蟲國久彊而無蟲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

生惠惠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素本范本則作政議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彊彊而用重彊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彊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決於家

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彊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曰同字下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彊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缺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數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

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數澤谿谷足以供其利數澤隄防足以畜案此下當有脫文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隣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秦本苑本地下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各與利交至秦本苑本民之性作並至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秦本苑本百姓之情人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

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元本苑本臣作天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案此句有脫誤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案道字疑誤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生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